

## 诗路花语

## 村头的老榕(外一首)

■ 倪俊宇

一阵又一阵的海风  
翻动密匝匝的绿色书页  
讲述着水筒烟点亮的  
明明灭灭的故事  
一声又一声的鸟鸣  
伴和板板旁扇动的葵扇  
哼唱着渔村过往的  
多味童谣与渔歌  
岁月涨涨落落的潮水  
冲刷出艇干上太多的皱纹  
盘结交错的枝丫间  
总生长些什么，消失些什么  
气根与叶片，垂挂着  
好多发白的记忆  
和好多青嫩的情节  
看过  
沙滩上挥动纱巾的手臂  
风浪里远去的帆影。  
听过  
船舷边含泪的叮咛  
涛声里的开船螺号……  
记得那一天，沧桑的树身上  
流淌暖心阳光的响动  
簇簇翠叶在舞舞的  
紧锣密鼓中舒展欢声  
一艘艘新造的大机船  
陆续下水，驶向远海渔场……  
老榕，又该讲述渔村  
追逐新汛期扬帆斗浪的故事

◎ 走来了，拾贝少女

是悠悠轻云，在蓝空的抒情？  
是翩舞的翠鸟，鸣啭在雨林？  
如瀑的秀发流泻欢欣  
眸子，荡漾出波动的蔚蓝  
一步步，摇曳椰树的婀娜  
阳光，碧波，长滩，绿风  
心扉撞开，放飞鸣哨的鸽群  
回应潮韵的呼唤，波线的诱惑  
一次次优美的弧线  
完成了许多斑斓的渴望  
海贝，跃动潮汐的遐想  
彩螺，讲述鸥鸟的传说  
总有撩不尽的凝固的浪花  
总有拾不完的五彩的涛音……  
沙滩上，弯弯曲曲的脚印  
人生路，深深浅浅的启迪  
哦，寻寻觅觅，才有美的惊喜  
得得失失，才有回味的故事  
拾贝，寻美  
踏歌逐浪，彩裙翩飞  
海日的镜头定格  
一只海燕，展开青春的翅膀  
在碧海蓝天，尽情翱翔

## 心上秋(外一首)

■ 乔金敏

枫叶红得不留余地  
像我的爱用力过猛  
以致——草叶枯了  
菊花黄了，大雁不断往南飞  
芦苇气白了头。一挥手  
就抹去所有粉红色的记忆  
只有乡愁靠得住  
果园一样被我大把，大把  
装进心上秋

◎ 点燃

芦荻摇晃着雪花的预言  
河床摊薄着流水的谣曲  
飞鸟点墨  
黄昏不断加深  
就要晚了么  
将一杯茶喝到无味  
将一本书读到无字  
将一个人看到无心  
就要老了么  
可我还准备好好  
行囊、淡泊和梦——  
风啊，你究竟要把我  
吹向哪里，落叶一样  
被夕阳点燃



投稿邮箱 hnbzpb@163.com

## 东坡的足迹

## 轼纪风华

■ 远人

下了三日方停。苏轼兴奋不已，写下《真兴寺阁雨》一诗。其中“今年秋熟君知否，应向江南饱食粮”的诗句还记忆犹新，如今自己率人求雨，也不知能否如愿以偿？

对苏轼来说，此行不仅为了求雨，还有一隐秘心愿，因此求雨之地不是在宋选求过的真兴寺阁，也不是他对陈希亮说的磻溪，而是一处比一处更远的内心计划之地。众人在翠麓亭休息一天后，翌日从阳平镇前往斜谷。斜谷属郿县，在县西南三十里处，便是天下闻名的道教名山终南山了。郿县又叫斜城，因城南有条一百七十里长的斜谷而得名。从苏轼“骑马夜入南山谷”的诗句可见，一行人到斜谷时天色已晚，遂在山中的蟠龙寺中休息。翌日，苏轼率人北出斜谷，到下马碛休歇于北山僧舍。僧舍内有一阁，名为怀贤阁。所谓怀贤，便是怀念诸葛亮。下马碛为三国时重要基地，怀贤阁西便是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。

没有哪个文人能躲开抚今追昔的情感波动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将诸葛亮的事迹写得明白，“青龙二年，诸葛亮出斜谷，郭淮策其必登磻石原，遂先据之。亮至，果不得上，因屯渭南。司马懿谓诸将曰：‘亮若出武功，依山东转，是其勇也。若西屯五丈原，诸君无事矣。’亮果屯此原。”后面的事就无人不知了，诸葛亮病逝五丈原，为后人留下千年不息的慨叹。

到此能够看出，苏轼所走之路，便是八百多年前的诸葛亮所走之路。他到斜谷既是求雨，也是追寻诸葛亮的历史遗踪。千百年来的文人墨客，面对诸葛亮的心中所感，无不饱含杜甫笔下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的痛惜之情。追怀诸葛亮，更是一代代负有奇志的文臣梦想。毕竟，读过那么多圣贤之书，如何会没有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梦想？当一个步入仕途的文臣郁郁不得志时，几乎没有谁不会想起诸葛亮，甚至暗中自比诸葛亮。或许渴望有明君对自己来一次三顾茅庐，或许觉得诸葛亮身上寄托了自我的生平之志，或许觉得自己也有资格“宗臣遗像肃清高”。经受现实打击后，更会在诸葛亮“功盖三分国”的功绩中渴盼找回重振旗鼓的自信。

苏轼挥毫而就的诗歌，也吐尽了当时的心头块垒：

南望斜谷口，三山如犬牙。  
西观五丈原，郿屈如长蛇。  
有怀诸葛公，万骑出汉巴。  
吏士寂如水，萧萧闻马嘶。  
公才与曹丕，岂止十倍加。  
顾瞻三辅间，势若风卷沙。  
一朝长星坠，竟使蜀妇号。  
山僧岂知此，一室老烟霞。  
往事逐云散，故山依渭斜。  
客来空吊古，清泪落悲茄。

从诗末可见，当时的苏轼毕竟年轻，些许挫折仍难以自遣。当然，这也是初入仕途的人遭受受打击后的内心起伏。在以后的人生中，苏轼将一再品尝这不得不品尝的滋味。

此次求雨是否成功，史书未载。有记录的是，返回凤翔后的苏轼，没料到到自己竟毫无征兆地被罚铜八斤。原来出发前正逢中元节，苏轼没有按常例报给知府厅，“人不敢欺”的陈希亮恼怒之下，将此事上奏朝廷。当苏轼从斜谷回来后，朝廷的处罚也到了。事情也表明，他与陈希亮的不和，连刚刚登基不久的英宗也知道了。

轼再次重写的稿子居然又被陈希亮涂改，如此反复再三，陈希亮才算满意。

对文人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，更兼苏轼年少气盛，与陈希亮发生了多次争执。但陈希亮究竟为一州之长，二人的争论结果，无不以苏轼既委屈、又愤怒，却终究不得不服从。这是苏轼在书本之外，必然要上的现实一课。

与陈希亮关系难处，回避自然是最好的选择。机会很快来了。因七月一直大旱，苏轼提出欲往磻溪求雨。陈希亮当即批准。苏轼遂于七月二十四日离开天兴县，先到郿县住一晚后，于次日渡渭水。当夜在一僧舍投宿，就寝后心头郁闷，睡到半夜也没睡着，起来后听得外面深谷留风，抬头又见乱山衔月，索性在庙内游走。忽在一壁上见到魏县的前任县令赵荐的留名，顿生“故人渐远无消息，古寺空来看姓名”的感慨。对这时的苏轼来说，久离父亲和弟弟，仕途也感压抑，赵荐原本是与自己关系亲密的故友，如今也调离他处。此刻苏轼的心情，与初来凤翔时的踌躇满志相比落差太大，哪里还睡得着？看看时间已到五更，干脆命随从起身，连夜赶路。

天还没亮时，磻溪已至，迎面山影蒙蒙，给人的感觉像是进入峡谷一般，随从们的火把惊得猿声大起。其时山头明月未逝，石上露水冷却，倒很是吻合苏轼此刻的寥落心情。

天亮后，众随从都惊讶苏轼并未在此下令求雨，而是继续往山谷西北的阳平镇出发，一直走到麻田青峰寺中一个叫翠麓亭的下院才歇脚。苏轼在寺门外抬头看天，只见万里无云，烈日如焚，不由发出“安得云如盖，能令雨泻盆”的感慨。想起去年三月十九日，也是天早已久，宋选亲率千骑，前往真兴寺阁求雨。当日，果然便“云阴黯黯将嘘遍，雨意昏昏欲酝成”。从黄昏开始，微雨变大雨，竟一连

事情发生在苏轼当考官之前。第一件事是，当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在位四十二年的仁宗驾崩，时年五十四岁。苏轼历经四朝天子，仁宗是唯一对其由衷赞赏之君。十六年后，“乌台诗案”爆发，押入开封的苏轼命悬一线，幸好当时的太皇太后告知神宗，说苏轼当年中举时，仁宗回官后极为兴奋，对时为皇后的曹氏说自己年老，新得的两个青年才俊可留给予孙当宰相——他嘴里的青年才俊便是苏氏兄弟。今若对苏轼因言治罪，如何对得起先帝之言？太皇太后固然是为苏轼求情，却也说明仁宗对苏轼的喜爱达到了非比寻常的地步。设想一下，假如仁宗再多十年之寿，不仅宋朝乃至中国的后世历史将变，苏轼仕途也将免去日后的不少坎坷和波折。最起码，王安石的仕途也将改变，其雷厉风行的变法或将推迟甚至不复存在。但历史从来没有假设，仁宗在苏轼刚刚踏入仕途的第一站就驾崩了，决定了苏轼往后命运的难以预料。

第二件事与当时的苏轼密切相关。当年正月，宋选被罢凤翔知州。时隔半年，一个叫陈希亮的眉州青神县人六月到任。白纸黑字的《宋史》字字清晰，称陈希亮“目光如冰，平生不假人以色，自王公贵人，皆严惮之”。该言刻画了一幅不近人情的肖像。陈希亮上任后，岂止不近人情，还架子十足。因新官初履，僚属们自当前去谒见。当苏轼与王彭同去时，陈希亮命人传言，要二人在外等候。不料，二人等得昏昏欲睡也不见陈希亮来召，最后竟是见不能见，走不能走。王彭终究是武将出身，连胡须间都喷出怒火，苏轼也终于按捺不住，提笔写下《客位假寐》诗来直接发泄：

谒人不得去，兀坐如枯株。  
岂惟主忘客，今我亦忘吾。  
同僚不解事，愠色见髭须。  
虽无性命忧，且忍复须臾。

这首诗在苏轼作品中算不上上品，却将官场等级勾勒得活灵活现，估计平素读到苏轼诗必“拊掌欢然终日”的王彭拿到手上后，不仅毫无欢悦，还得无可奈何地苦笑。苏轼写有“无性命之忧”，反令人惊诧他怎么有此一想？大约当时空气紧张到使人觉得有“性命忧”，才作此自我安慰之句。

令人难解的是，陈希亮到凤翔后，不少行为都毫不掩饰地针对苏轼。当时的凤翔府差役都喜欢苏轼洒脱的性格，觉其做人行事无不令人钦佩，习惯称苏轼为“苏贤良”。该称呼在宋选听来，恰如其分，在陈希亮耳中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某日，一差役向陈希亮汇报州务，提到苏轼时仍以“苏贤良”相称，陈希亮立刻勃然大怒，喝道，“府判官何贤良也！”意思是一个府内的小小判官，如何当得上“贤良”二字？陈希亮若只是生气倒也罢了，竟命人将差役拖下去，狠狠打了一顿板子。皮肉之苦虽是差役受了，但人人看得明白，陈希亮无非打鸡骂狗，一腔不满冲苏轼而来。

苏轼自不知陈希亮对己态度恶劣是何缘故。在陈希亮之前，遇到苏轼之人，无论官职大小，都敬其品、慕其才，唯独陈希亮对苏轼才学漠然视之。更令苏轼难堪的是，眼下虽因年轻，他只能做个“掌五曹文书”的判官。他倒没什么抱怨之辞，毕竟仕途路长，得一步一步去走，但为府内写些应景小品和公务杂言，自是绰绰有余。以往宋选为州府时，对苏轼文字欣赏不已。现在轮到陈希亮，他每次拿到苏轼呈上的公文，没有哪篇不提笔涂改，然后将墨迹斑斑的纸函交还苏轼。重写也就算了，苏

## 如烟往事

## 外婆的木箱

■ 张雪晴

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，洒在老家的院子里。我今天想帮外婆收拾一下她那略显杂乱的老屋。

整理的过程中，一张旧式木床下的一个小木箱悄然映入我的眼帘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被时光遗忘的秘密。

箱子被一条褪色的细绳系着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。岁月的痕迹在它的表面留下斑驳的印记，褐色的漆面已有多处剥落，透露出古朴而温暖的气息。我轻轻提起箱子，用抹布细心擦去灰尘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好奇，便转头问正在窗边缝补衣裳的外婆：“外婆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呀？看起来好神秘。”

外婆停下手中的活计，笑眯眯地走过来，从抽屉深处摸出一把小巧的铜钥匙，眼神里满是温柔与怀念：“这里面有你小时候的东西，你打开看看。”

我愈发好奇起来，接过钥匙就迫不及待地开启木箱，一股淡淡的樟木香扑鼻而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叠叠整齐的针织衣物和几封泛黄的信件。我拿起一件手织毛衣，针脚细密，图案精美，那是儿时外婆一针一线为我编织的温暖。旁边还有几双手工缝制的布鞋，鞋底厚实，鞋面绣着精美的图案，每一针都承载着外婆对我的疼爱和期盼。

“外婆，这些都好旧了，您怎么还留着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傻孩子，这些可都是外婆的宝贝啊。”外婆轻轻抚摸衣物，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，“每次看到这些衣服，就能想起小时候你蹦蹦跳跳的样子。虽然你现在长大了，穿不下了，但外婆还是想留着。”

我继续探索箱子里的其他“宝物”。突然，一张泛黄的照片滑落出来。照片里，我刚学会骑自行车，外婆站在一旁满脸自豪地为我鼓掌。

除了照片，还有一叠染上岁月痕迹的信件。我从中抽出一封拆开来看。纸张虽已泛黄，但字迹依旧清晰可辨，那是外婆年轻时写给远方当兵的外公的信。信中，她诉说生活的琐碎与不易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她对外公无尽的思念与牵挂，每一句都像穿越时空而来的温柔拥抱。

我放下信，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。这些信，不仅仅是外婆青春的记忆，更是她与外公坚贞不渝爱情的见证。在那个纸短情长的年代，一封封信件架起了一座深厚的情感桥梁。

在箱子的背见处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几颗五彩斑斓的玻璃弹珠，那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之一。每次去外婆家，她都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新弹珠给我玩。我拿起瓶子，轻轻摇晃，玻璃弹珠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，仿佛带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外婆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慈爱，“每次收拾木箱里的东西，我都会感慨嗒嗒不知何时就长大了！”我紧紧抱住外婆，心中顿时充满了温暖与感动。外婆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背，笑容如春风般和煦，就像照进老屋里的阳光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温暖如初。

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外婆的爱就像眼前这个小木箱里珍藏的物品一样，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纽带。外婆木箱里所有的珍藏，不仅仅是物品，更是岁月的见证、爱的传承。

## 一风物与意

## 扁豆花

■ 徐天喜

今夏避暑山村里，寄居处门前的三棵扁豆，长了满架紫色花。时近处暑，山里凉得早，其他植物已红绿皆瘦，这扁豆花却开得越来越纷繁，格外惹眼。

扁豆是一年生缠绕类藤本植物，成苗后须靠竹木棚架为支撑。人们常常把它种在篱笆边，所以扁豆也叫“篱笆豆”；它的豆荚形似蚕蛾触须，因此又叫“蛾眉豆”。扁豆很好养，将种子随意丢在角落里都能长出好藤蔓，是农家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植物。

每逢种瓜点豆的时节，母亲都会在门前土里埋入一些扁豆种子。初夏时节，扁豆藤就抓着篱笆，争先恐后地攀爬疯长，没多久便将一道长长的竹篱笆缠绕得密不透风。

从春夏到秋天，半年多的时间里，篱笆上的扁豆花都是院子里的美好景致；

在家里的餐桌上，母亲将青嫩的豆荚做成下饭菜，或翻炒，或凉拌，或煮汤。那时虽然缺油少盐，但全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，顿顿光盘。到了繁盛期，篱上扁豆结荚很快，根本吃不完。母亲就会采下来，今天送这家，明天送那家。村里没种扁豆的人家，每年都要吃上母亲送的三五次嫩扁豆。

这次，我在他乡遇上扁豆花，自然感到很高兴。门前棚架上的扁豆长势特别旺盛。主人说，今年肥料上得足，架子也搭得硬，扁豆自然就长得旺。我们来了以后，每天都有新鲜豆荚吃。干扁扁豆荚、凉拌扁豆荚、瘦肉炒扁豆荚、虾仁炒扁豆荚，每天都换着口味吃。主人有兴致了，还会拿出干扁豆炖排骨汤让我们一饱口福。

秋季是扁豆花开得最旺的时期，秋

愈深，花愈多，花色也更鲜丽。在秋阳沐浴下，或紫红或粉绿的花朵，开得比夏天还要妖娆动人。一簇簇紫色花、一串串豆荚，在款款秋风中摇曳生姿、楚楚可人。

“碧水迢迢漾浅沙，几从修竹野人家。最怜秋满疏篱外，带雨斜开扁豆花。”生长在农村篱笆下或墙角边的扁豆，成为装点村庄的一道美景，很多人将其作为乡愁的载体。“芭茅已补床头漏，扁豆犹开屋角花”“闲凭六曲阑干立，一架秋风扁豆花”“开遍低棚扁豆花，随人去住总天涯”……许多古代游子将思乡情怀寄寓于富有野趣之美的扁豆花上。

当风拂过渐黄的树叶，摇落夏天的花枝，唯院里的扁豆花仍绽放着。山间凉意渐深，我也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。



《瀚海》(油画) 吴楚宴作